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自然的神性

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个富有感受能力，又有与生俱来的贪婪的物种，置身庄严自然之中，从心中涌起单纯的顺从，谦卑和安心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感受。

人类心灵中复杂多变的情感，常常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安静下来。不是藏匿到更深处，而是得到开释。这是由人与自然命定的关系决定的，他能在自然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人类心中这些古老的感情，世世代代留在遗传中，当被满足，他便安适，如在荒芜之地找到温暖干爽的避难所，人们心中必会感恩。如今人们寻找这样的自然，心中涌起的感恩就是指南针。

能治愈人类心智中萎顿与迷茫的神性自然，大多保留在大山大海中，在那里人与自然命定的自然原本的秩序里。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个物种，自然能自在地呈现它的壮丽与严酷并存的本色，以及它的丰富性，人在其中会体会到命运与自然秩序之间的相似性。

神性的自然带有哲学的沉思与庄严。北极与南极，大洋与大山，空中与海底，植物丰富的热带丛林都是强有力的自然，当火山喷发燃烧的地心黑色岩浆，或者海啸从海面上升起黑色巨浪，都是自然展现它的逻辑和力量的时刻。

林黛玉是“金陵十二钗中”的翘楚，容貌出众、富有诗才，她和贾宝玉缘定三生却不得善终的爱情，一直让人叹息。这样一个女子，可怜可爱，她的身世和结局，一直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黛玉本是绛珠仙子下凡而生，她为了报答神瑛侍者（即贾宝玉）的灌溉之恩，决定把一生的眼泪偿还给他，这便奠定了黛玉性情、命运的基调。

近年来有一种说法，说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本为富豪，有着几百万两银子的身家，林黛玉是富家女，意思是“富养”才能出那样的女子。《红楼梦》里有的“富贵花中露，荣华草上霜”的例子，正是愁愁多病的黛玉，际遇也堪怜，命运中也没有所谓的富与贵的影子。

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是列侯之后，又是前科探花，她的母亲贾敏是贾府嫡出的小姐。黛玉生于这样显赫的诗礼世家，小小年纪就“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”。是真名士自风流，黛玉当得起“真名士”的称号。

可惜黛玉门第虽高，人品超逸，运气却不好，唯一的弟弟夭折了，六岁时又丧了母。照说林府没有男丁，黛玉是唯一的娇贵千金，又失去了母爱，应该是父亲疼不够，爱不尽的，但是林如海丧偶后坚持要将视若珍宝的独女黛玉送走，而不是留在身边作为慰藉，最有可能是他觉得自己朝不虑夕，希望黛玉依傍家境优越的外祖母生活，得到关照和庇护。

深夜 12 点钟，张乃清照例从睡梦中醒来。此时一月在天，万籁俱静。他没有马上起床，而是静思片刻，想一想该做的事。是的，临睡前忽有灵感，他随手在小字条上写了几个字。他从枕边拿了字条，来到书房。开一盏灯，泡一壶茶，点一支烟，看一眼字条上的字，然后打开电脑，他就这样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一场写作。

张乃清长期研究闵行本土文化，著述颇丰。从区图书馆馆长位子上退休后，他越发笔耕不辍，仅以去年为例，已编著出版了 10 本介绍地方文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书，其间还领衔筹建了老闵行历史文化陈列馆，创作了一部音乐剧。如此高效高产，令人惊叹。对此，他笑呵呵说，我看上去很忙，其实有忙有闲。他一日三睡，晨睡、午睡、晚睡。睡后 3 小时写作或上网查资料。通常的情况下，第一本书在写，写作不顺时，搁下，搜集第二本书的资料，同时拟定第三本书的提纲。别具一格的写作时间间隔和著书节奏，令他左右逢

开辟鸿蒙，昼夜时分。昼的白与夜的黑，是原始人眼中最直观的宇宙印象。数千年前，仰韶文化、马家窑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半坡文化、龙山文化的那些质朴的坛坛罐罐上，留下了彩绘的痕迹，而那黑色的墨线，永远占据最显眼的位置。以至于回想起来，那些彩陶都是远古的黑白记忆。

花开花落，四时行焉。并不是花青藤黄，也不是赭石朱膘，而唯有黑色凝固成永恒，制作为墨块，描绘书写在素净的竹简、绢帛或纸张上。曾经看到过一枚西域流沙出土的汉代残简，上面用墨笔



其实，曹雪芹通过黛玉的老师贾雨村，已经巧妙地点出了黛玉和林家命运的每况愈下。

贾雨村当年罢官来到扬州，是个小人物，他和林家就是西宾和东家的关系。后来黛玉别父入都，贾雨村应天起复，两家的际遇开始改变。林黛玉丧父后成为了寄人篱下的孤女，而贾雨村官场得意，又因为

受黛玉的舅父贾政赏识，反倒成为了贾府座上贵宾。

曹雪芹还在书里不经意间带出的石呆子一案，似乎也为黛玉和雨村日后的“交锋”做了铺垫。贾雨村迫害石呆子，夺走他的湘妃竹扇子献给贾府。“石呆子”似乎对应着衔玉而生、痴情难舍的宝玉。巧的是，脂批中也有多处呼宝玉为“石兄”。而黛玉，雅号“潇湘妃子”，住处又种了很多竹子，那斑竹扇子很可能就是暗指她。贾雨村破坏宝黛姻缘，是要将黛玉强行嫁给出方权贵，目前还不能臆断。但如果黛玉不夭亡，随着雨村官位的升迁和贾府的颓败，他极有可能凭着自己的在朝中的地位和旧时师徒之分，掌握黛玉的命运，并将这位出身高贵的美貌才女作为争权夺利的筹码。

总之，黛玉虽没有像英莲一样沦为奴婢，也没有像巧姐一样成为村妇，但从一个父母珍爱的千金小姐，变成依靠贾府善心度日的孤女，算是应了红颜薄命这句话吧。

见狮不见人，而源于狮子灯的马桥手狮舞为执柄举狮式，既表现狮，又表现人。

他实地考察马桥及周边地区，走访马桥手狮舞传人。一天，有位老街居民告诉他，1959 年，老闵行有手狮舞表演，还到杭州拍过电影。他回家就上网搜索，查到了故事片《风从东方来》中手狮舞表演画面。他不仅拥有不同的数据库和资料源，而且掌握不同功能运用的查阅方法。他继续搜索，线索却断了。他习惯在吃饭、洗澡和睡前思考问题，这天上床时，灵感突如其来，马上记在字条上。果然，他从 50 多年前的《文汇报》上查到，老闵行“一号路”建成后，次年春节举行花灯会，有艺人表演手狮舞。

张乃清说，他不敢忘怀先辈“爱国必从敬乡始”的遗训。日落月升，冬去春来，他伏案撰著，蕴含在文字和图片中的人文风物，通过一册册非遗书目，呈现于我们对历史遗存的瞻望中。

明日介绍一位追光的人。

工工整整书写着“春君幸毋相忘”。那是万千流年与情书的缩影，白纸黑字，都是幸毋相忘。

黑与白，如太极两仪，交替运行，在人世的兜兜转转中，阴阳和合，化生万象。所谓大道至简，简单中却有直指人心的力量。《李师师外传》中有一段记录：“帝（宋徽宗）尝于宫中集宴眷等宴坐，韦妃私问曰：何物李家儿，陛下悦之如此？宋徽宗道：无他，但令尔等百人，改艳装，服玄素，令此姝杂处其间，迥然自别。其一种幽姿逸韵，要在色容之外耳。”这大概就是素以为绚的道理。一种幽姿逸韵，由内而外发抒于形容举止之间，那扫去粉黛的素面朝天，需要最大的资本和底气。正像未施丹青而光彩照人的白描一般，不需层层渲染，提按顺逆之间，就有运墨而五色具的效果，矫然不群。北宋李公麟淡毫轻墨，绘制于名贵的澄心堂纸之上，将白描从粉本草稿中脱离出来，成为独立的画种，从此登堂入室，熠熠生辉。在白描用笔的轻重徐急、方圆转折中，最关乎功力与气韵，最可见资质与性情。

十年前，因为徐建融先生的鼓励，我的习画生涯从白描开始。十年后，也因为徐师的肯定，生性慵懒的我，画的仍是白描。第一卷临的是《簪花仕女图》的线条。自己打稿，自己研墨，一遍遍用长锋硬毫临写在熟纸与素绢之上。最喜欢拖写衣纹的长线条，施施然满心欢喜，从不厌倦，那一刻身心宁静，不舍昼夜。毛笔的起行转收中，那欲左先右、欲上先下的道理，让人若有所思，受用终生。上海博物馆“晋唐宋元国宝展”之时，我站在那幅临了不下十遍的《簪花仕女图》前，心潮澎湃。在我面前是陈丹青，他一袭黑衣，戴着黑色网格小帽，俯身用放大镜观察那些线条与细节，留给我一个白

描般的干净背影。

喜欢黑与白，喜欢一切天然去雕饰的东西，包括白描文字。比如《诗经》中的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。多么质朴直白，却如此生动有爱，我们的先人以天地为庐，与万物同在。还有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”、“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”、“我行其野，芃芃其麦”、“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”等等，读来唇齿清香，恍如乡野之间的童年印象。而今蜗居钢筋水泥的城市，五谷不分，也没有机会区分，便想起黛玉说过的话来：“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倒不大理会，如今看见，真是新鲜物儿了。”

鲁迅传授白描的秘诀：“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，勿卖弄而已。”

古代怎样纳凉消暑？唐宋诗人作了很多生动形象的描写。白居易的《消暑》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”杜甫的《夏夜叹》：“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。”柳宗元的《夏昼偶作》：“南州溽暑醉如酒，隐几熟眠开小牖。日午独觉无余声，山音隔竹敲茶臼。”这是临窗纳凉的情景。

刘禹锡的《刘驸马水亭避暑》：“千竿竹翠数莲红，水阁凉虚玉簟空。”“琥珀盏红疑漏雨，水精帘莹更通风。”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

拿到《北村方向》《海边的女人》和《夜与日》的碟片，心中一喜，它们都是韩国导演洪尚秀的作品。去年，看过他的《玉熙的电影》，不久前，又看了《在异国》，都是让我印象深刻的电影。洪尚秀是戛纳、柏林、威尼斯三大电影节的常客，《在异国》还名列法国《电影手册》2012 年年度十佳第五名。他受到欧洲电影人的钟爱，大概和他独特的艺术趣味、影像风格、表现方式有关。

洪尚秀的电影，大都具有实验精神，或者说，他不大按照常规路子拍电影，那种情节的开端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尾的套路，不在他的关注之下。但他又不是在电影的先锋性和实验性上走得太远的导演，他的电影好懂、不晦涩。有时，呈现着原生态的粗粝模样，或者说，流淌着原汁原味不经加工的生活样貌、琐碎细节、唠叨对话；但有时，又工于形式，重于技巧，在结构组合上变出花样。在他的电影里，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最现实、自然、真实的一面，又可以在超越现实的艺术构架下，找到新鲜、奇特的感受，这样的观影经历，实在是独一无二的。

《在异国》，三个叫安娜（由伊莎贝尔·于佩尔一人扮演）的法国女人，有着不同的身份——导演、富家女、被丈夫抛弃的女人，她们分别来到韩国的同一个小镇村，遇见相同或不同的人，发生了三段不一样的故事。看看这样的结构形式，难道不会勾起你一探究究竟的欲望？《玉熙的电影》里，电影学院的玉熙、振久和宋教授，在不同时空，演绎了四段不依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小故事，它们既是独立的，又彼此有联系，这样的组合，又会带给你怎样的审美体验呢？

事实上，洪尚秀的电影，令人感触最深的，莫过于隐在形式背后的意味，而这种意味又和琐碎的生活状貌相吻合，要靠你细细咀嚼。洪尚秀借《玉熙的电影》里南老师之口，说出了他自己

的想法。南老师拍了一部电影，有记者问：“你在这个作品中讲了好几个故事，最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？”南老师说：“我这作品就是随便拍出来的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主题在脑子里。我的电影，和人见面的过程差不多，今天你见到一个人，有了一个印象，然后，下了一个判断，但是明天，你又见到这个人，看到其他一面；我的电影，也像活物一样，有那种复杂性，不需问主题是什么，只要去看，去接受，去感受。”洪尚秀拍片独特，他没有完整的剧本。他说：“我经常在早晨写作两个小时，写今天要拍的内容，演员大概有 30 到 45 分钟时间准备、记台词和排练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拍摄第一场。”由于没有预设的剧本，一方面，故事可能朝向它本来的面目发展，更自然真实；另一方面，也有可能走向未知和不确定，不断有新东西出现，但这又何尝不是洪尚秀所企望、所追求的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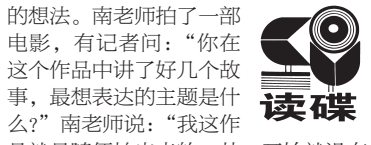
洪尚秀的电影，总是呈现着矛盾性：他的男主角，往往被两个女人所吸引，何去何从，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（《北村方向》《海边的女人》《夜与日》）；他的电影元素，常常包含着对立的两极——既是完整的，又是碎片化的；既是简单的，又是复杂的；既是偶然的，又是必然的；既是抽象的，又是诗意的（《玉熙的电影》《在异国》）。洪尚秀喜欢巧合，《北村方向》里，男主角三次偶遇女演员，《海边的女人》男主角对巧合的一番言论，大概可看做洪尚秀内心写照。洪尚秀也喜欢重复，《在异国》三个故事发生在同一个小镇村，《北村方向》男男女女多次在“小说”酒吧聊天，《玉熙的电影》老年人和年轻人走在同样的山路上……这重复的结构，却是人物关系改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，洪尚秀敢于这样表现，他的独树一帜，在此彰显无遗了。

喜欢黑与白，喜欢一切天然去雕饰的东西，包括白描文字。比如《诗经》中的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。多么质朴直白，却如此生动有爱，我们的先人以天地为庐，与万物同在。还有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”、“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”、“我行其野，芃芃其麦”、“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”等等，读来唇齿清香，恍如乡野之间的童年印象。而今蜗居钢筋水泥的城市，五谷不分，也没有机会区分，便想起黛玉说过的话来：“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倒不大理会，如今看见，真是新鲜物儿了。”

鲁迅传授白描的秘诀：“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，勿卖弄而已。”

古代怎样纳凉消暑？唐宋诗人作了很多生动形象的描写。白居易的《消暑》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”杜甫的《夏夜叹》：“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。”柳宗元的《夏昼偶作》：“南州溽暑醉如酒，隐几熟眠开小牖。日午独觉无余声，山音隔竹敲茶臼。”这是临窗纳凉的情景。

刘禹锡的《刘驸马水亭避暑》：“千竿竹翠数莲红，水阁凉虚玉簟空。”“琥珀盏红疑漏雨，水精帘莹更通风。”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



读碟

刘伟馨

有形式，有意味



喜驴图 (中国画) 杨天佑

他一眼，又看一眼，我哭死了。”看得眼中一热，直到他写到虎耳草：“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，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，有很多人认识这种草。这就是《边城》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。沈先生喜欢的草。”我也哭了。

情到深处，至真至简。白描，足矣。

复长啸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陆希声的《绿云亭》：“六月清凉绿树荫，小亭高卧涤烦襟。”这是在竹林水阁、绿荫小亭中纳凉之趣。

杨万里的《暮热游荷花池上》：“细草摇头忽报依，披襟拦得一西风。荷花人暮犹愁热，低面深藏碧伞中。”这是傍晚在荷花边纳凉的妙作。

诗人真是千方百计，追求自然的清凉环境。苏轼的归处在山寺松林：“闭目野寺松阴转，欹枕风轩客梦长。”（《野游》）陆游则是因地制宜：“青苔地上消残暑，绿叶荫前逐晚凉。”（《安居》）